

序章

人類快樂時的汗水之鹹一如戰前的血。

你把這突如其來的靈感寫在手中紙本地圖的空白邊上，這不是一句詩，但也許能成為你下一本書的開篇。

黎日暉，你總是妄想代言全人類，再說，你快樂嗎？彷彿聽見杜瓊在你耳邊嘀咕。擦著汗，拿著十幾年前出版的旅遊指南，走在這個手機地圖語焉不詳的小鎮，你看見書中插圖裡本應綁著一條粉紅色塑膠守門犬的柱子，現實中上面吊著一隻毛線編織的黑猴。本應該是咖啡館後花園的小院落，地面堆滿了殘缺的陶瓷小觀音，像一塊塊牛奶硬糖，假如去舔它們可能還有久違的煉乳味。

你舔一下淌到嘴角的汗，想像它是蜂蜜，甜得發苦的龍眼蜜。二十五歲來台灣之後你經常玩這個感官妄想遊戲，甚至會在熄燈後黑暗中想像出整個空間、各個方位的層層疊疊的木櫃、膠箱和碌架床，令自己重新置身於六歲那時爺爺奶奶那間狹小、溫暖的公屋。

主路轉彎的斷牆上，貼著一張電影海報，色彩在經年的雨水裡混作一團，散發著像消毒液的酸氣，你分辨不出那是《少年吔，安啦！》還是《太陽照樣升起》，電影院更不知道在何處。

看起來有十層高的一棟什麼大飯店傾倒了一半，有的房間彷彿對蹠世界般顛倒著，房門半開，引誘你想走進去尋找另一個時空，但你亦不得而知那是因為戰爭還是因為那些鼓吹未來主義的開發商所為。

好像只有這家日式食堂「青の稻妻」依舊在指南地圖標註的位置，鐵皮塗了黃綠色的漆假裝木建築，門口左邊立著一塊易拉寶，上面印了褪色的二次元美女以及一行日文「稻妻の裾をぬらすや水の上¹」；右邊掛的小黑板上寫著「自由組團去七鹿湖，兩人成團」，那粉筆字卻鮮豔得像是早上剛寫下的。

這好像就是杜瓊建議的那家，你也走累了，沒多想拉開門就進去。

竟然有冷氣，你急忙脫下被汗弄得潮乎乎的風衣，整理了一下軟塌下來的 Polo 衫領子，順手擦了擦黑框眼鏡上的霧氣。食堂沒開燈，四點的斜照閃進來影影綽綽，豔光，記下來：暮色也可以用豔光來形容。你把裝了一沓原稿紙的帆布書包往椅子一放，食堂才像睡美人一樣被喚醒。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歡迎光臨～）

中年女子的聲音，乾澀又慵懶，這女招待一邊整理髮鬢一邊迎將出來，你嚇了一跳，一時錯覺這是妻子換了妝來作弄你。她的酒窩、栗子色頭髮、尖耳朵和單眼皮，還有斜落的窄肩，都像極了杜瓊，唯一區別只有她不戴眼鏡，魚尾紋也比較多而已。穿得這麼合身的橙藍錯色金魚紋和服，說得這麼好聽的日文，該不會是真的日本人吧。

「先生一個人嗎？」她似乎看穿了你在胡思亂想，但她說話的確帶點外國口音，

¹ 千代尼的俳句「水面上——閃電的下襠濕了」

要是在戰時可能已經被舉報是匪諜。

「不是，我太太去停車了，一會就來。」

「那我先給你看看菜單，我們食堂是素食的哦。」

杜瓊也是茹素的，那真是太好了。她不聽手機，也不知道是去哪裡停車，應該會找得到這裡吧，她非要你先下車，說她要獨自靜待幾分鐘，想想未來，再過來。你把手裡的菜單翻來覆去地看，菜都是沒吃過的。

「推薦你隨便吃個什麼冰火二重奏，其實就是冰菜伴素火鍋，吃了不上火。」她一下子繞到了你肩膀後，頎長的手伸過來指給你看，被自己講得像廣告詞的俏皮話逗笑了。她看到你額頭上因為熬夜長的痘痘了？你側頭看看她，有幾根白頭髮，笑起來卻像大學時代的杜瓊。杜瓊現在都沒有白頭髮，雖然她已年近不惑。

「那就先來一個冰火二重奏套餐，飲料改啤酒。」不等太太啦？她沒這麼說出口，只是點頭笑了下就走開了。她有衝你擠眼睛嗎？你眼鏡有霧，看不清楚。